

江苏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研究成果 (项目编号: 10YYD025)

宋代笔记词语研究与 《汉语大词典》商补

王恩建 著

中国矿业大学出版社

项目研究成果(项目编号:10YYD025)

宋代笔记词语研究与 《汉语大词典》商补

王恩建 著

中国矿业大学出版社

内 容 提 要

本书以宋代笔记作为语言研究的素材,共补充失收词语 74 条;补正释义不确词语 11 条;增补义项不全词语 12 条;提前书证滞后词语 50 条;补充书证缺失词语 13 条,总计 160 条。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补充《汉语大词典》在词语失收、释义不确、义项不全、书证滞后、书证缺失等几个方面存在的不足。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宋代笔记词语研究与《汉语大词典》商补/王恩建
著. —徐州:中国矿业大学出版社, 2013. 12

ISBN 978 - 7 - 5646 - 1941 - 1

I. ①宋… II. ①王… III. ①笔记—词语—研究—中国—宋代②汉语—词典编纂法—研究 IV. ①H131
②H16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160950 号

书 名 宋代笔记词语研究与《汉语大词典》商补

著 者 王恩建

责任编辑 齐 畅

出版发行 中国矿业大学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

(江苏省徐州市解放南路 邮编 221008)

营销热线 (0516)83885307 83884995

出版服务 (0516)83885767 83884920

网 址 <http://www.cumtp.com> E-mail: cumtpvip@cumtp.com

印 刷 徐州市今日彩色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880×1230 1/32 印张 7 字数 182 千字

版次印次 2013 年 12 月第 1 版 2013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28.00 元

(图书出现印装质量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目 录

第一章 绪论	1
第一节 宋代在汉语史上的地位	1
第二节 宋代笔记文献简述	5
第三节 宋代笔记词语研究概况	16
第四节 《汉语大词典》简述	24
第二章 从宋代笔记词语看《汉语大词典》词语失收问题	27
第三章 从宋代笔记词语看《汉语大词典》词语释义问题	116
第一节 释义不确	116
第二节 义项不全	144
第四章 从宋代笔记词语看《汉语大词典》词语书证问题	159
第一节 书证滞后	159
第二节 书证缺失	186
参考文献	195
引用书目	203
词目首字汉语拼音索引	216
后 记	219

第一章 绪 论

第一节 宋代在汉语史上的地位

研究宋代笔记词语,不能不讲宋代在汉语史上的地位,这就必然涉及汉语史的分期问题。王力先生认为:“如果不能解决汉语史的科学的分期问题,那就意味着我们对汉语的历史发展的研究始终还停留在浮面,我们实际上没有看清楚汉语是怎样发展的。”^①宋代(960~1279)是中国历史上承五代十国、下启元朝的时代,根据首都及疆域的变迁,可再分为北宋与南宋,合称两宋。对于宋代的历史地位,启蒙思想家严复在《致熊纯如的信》中指出,宋代对于现代中国民族性和世界观的形成,有重大的影响:“古人好读前四史,亦以其文字耳。若研究人心、政俗之变,则赵宋一代历史最宜究心。中国所以成为今日现象者,为善为恶姑不具论,而为宋人之所造就,什八九可断言也。”^②一代国学大师陈寅恪先生也认为:“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③这些颇有见地、符合历史实际的论述,在某些国外著名学者的著作中同样也能够见到,如宫崎市定在《宋代的煤与铁》一文中就指出:“中国

① 王力:《汉语史稿》,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32页。

② 《严复集·书信》,中华书局,1986年版。

③ 《陈寅恪先生文集》第2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245页。

的文化,在开始时期比西亚落后得多,但是以后渐渐扭转了这种落后局面,追上了西亚;到了宋代便超过西亚而居于世界最前列。”又[日]和田清在《中国史概说》一书中也提到:“唐代汉民族的发展并不像外表上显示得那样强大,相反地,宋代汉民族的发达,其健全的程度却超出一般人想象以上。”^①一言以蔽之,在这一时期,中国古代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科技各个方面的成就都臻至顶峰,是当时世界上经济最繁荣、文化最先进的国家。

与政治、经济、文化上的高度发达相呼应,宋代的语言也呈现出一种兴盛发展的状态。我们只要将宋代语言与此前的唐代语言进行历时的比较研究,就会发现它们之间的变化已经非常明显,而与元明以后的语言相比较,它们的差别反而要小一些。但在过去汉语史的分期问题上,宋代属于中古期还是近代期或近古期,人们远未达成共识,仅就目前所能见到的,就有以下五种代表性的意见^②:第一种,全宋属于中古期。如李新魁主张公元前11~前2世纪,两周至秦代,即周秦时代是上古时期;前2~6世纪,即汉魏晋南北朝时期是近古时代;6~13世纪,即隋唐宋代是中古时期;13~20世纪,即元明清至现代是近代时期。^③这个分期的特色是在上古期和中古期之间加入一个近古期。第二种,宋初属于中古期,以后属于近古期、中世汉语或近代期。如日本学者藤堂明保分汉语史为五期,他的中古汉语(6~10世纪)跟马伯乐中古前期相同,他分出的“中世汉语”(11~16世纪),相当于高本汉的近古汉语加上老官话。^④第三种,南宋前半(12世纪)以前归中古期,以后属于近古期或近代期。如王力先生主张宋代分隶两期:“(1)3世纪以前(五胡乱华以前)为上古期。(3、4世纪为过渡阶

① 转引自张邦炜:《瞻前顾后看宋代》,载《河北学刊》2006年第5期。

② 张渭毅:《中古音分期综述》,载《汉语史学报》2002年第2辑,第27~37页。

③ 李新魁:《古音概说》,广东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④ 藤堂明保:《上古汉语音韵》,日本东京大修馆书店1967年版,第32页。

段)(2) 公元 4~12 世纪(南宋前半)为中古期。(12、13 世纪为过渡阶段)(3) 公元 13~19 世纪(鸦片战争)为近代。(自 1840 年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为过渡阶段)”^①这一分期的显著的特点是,汉语史各个分期不是截然分开的,从上古到近代都各有一个过渡阶段:中古期以前的二百年,即三国西晋看做上古汉语到中古汉语的过渡期;中古期以后的二百年,即南宋金朝看做中古汉语到近代汉语的过渡期。第四种,全宋是近古期。如高本汉认为《诗经》以前是太古汉语,《诗经》以后到东汉是上古汉语,六朝到唐是中古汉语,宋代是近古汉语,元明是老官话。^② 第五种,北宋属近古期,南宋归在近代期。如周祖谟先生主张汉语史为六期,近古时期:589~1126 年,隋唐五代和北宋;近代时期:1127~1918 年,南宋金元明清到五四运动以前。^③

邹德文研究认为这些分歧存在的原因主要在于:第一,分期的对象尚不明确(所以必须清楚要为什么“汉语”和为汉语的“什么”进行分期);第二,已有的分期标准是不全面的,很少顾及促使汉语发生变化的外部因素;第三,分期研究缺乏系统观。^④ 我们认为汉语发展史的分期,决定于汉语自身的发展变化,只有在全面考察该时段在语音、词汇、语法三方面与其他时段是否存在显著的区别性变化的基础上,才能做出具体而明确的划界,而语言显然是其中最重要的划界标准。关于这一问题,李文泽认为宋代的语言与唐、五代语言相比较,其总的特点可以归纳为以

① 王力:《汉语史稿》,中华书局,1980 版,第 35 页。

② [瑞典]高本汉:《中国音韵学研究》,赵元任、李方桂、罗常培译,商务印书馆 1994 年版。

③ 周祖谟:《汉语发展的历史》,载《周祖谟语言文字论集》,浙江古籍出版社,1988 年版,第 1~18 页。

④ 邹德文、汪银峰:《汉语史分期研究分歧探因》,载《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6 年第 2 期。

下三个方面。

(1) 语音方面:① 全浊声母消失,按其声调分化为清、次清两类。② 韵类有较大的合并、简化,并有新的韵类产生,与《中原音韵》逐渐接近。③ 入声韵尾趋于混同,并最终消失。④ 平声声调尚未分出阴阳。①

(2) 词汇方面:① 从词汇的组成成分来看,增加了大量俗语词、方言词、行话市话,使这一时代的语言词汇显得多姿多彩。② 从词的构成形态来看,双音节词语占了词汇的主导地位,增加了一些新的词头,词尾重叠式的词语数量增多,构词方法得到不断的扩展。③ 从词义系统来看,近代汉语词义系统已经建立,许多词语完成了从上古、中古向近代的转化,部分词还形成了与现代汉语相近的词义结构。②

(3) 语法方面:一些旧的语法形式消亡了,而一些新的语法形式却不断产生,并得到广泛应用。如在宋代出现了真正表示复数形式词尾的“们”。(在宋代文献里,“们”有“懃”、“满”、“瞞”、“们”、“闷”等多种书写形式)③

将上述宋代语言的实际与蒋冀骋先生所论证的近代汉语的分期特征④加以分析比较,尽管有一些地方小有不合,但总体上还是相符的。因此,本书将宋代语言归入近代汉语范畴来加以讨论。

① 李文泽:《宋代语言研究》,线装书局,2001年版,第4页。

② 同①,第60页。

③ 同①,第233页

④ 参见《二十世纪的中国语言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又蒋冀骋、吴福祥《近代汉语纲要·绪论》,湖南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

第二节 宋代笔记文献简述

一、“笔记”的界定

“笔记”之称,始于六朝,本指执笔记录,掌文书之事,《南齐书·丘巨源传》中“笔记贱记,非杀活所待”的“笔记”即系此意。六朝时由于崇尚骈俪之文,论文者常以“文”、“笔”对称,这里的“文”指注重词藻、讲求声韵、对偶的文章,“笔”则指信笔记录的散行文字,如刘勰《文心雕龙·总术》云:“今之常言,有文有笔;无韵者笔也,有韵者文也。”

近人刘师培在《文章源始》一文中通过深入分析进一步指出:魏晋六朝,崇尚排偶,而文与笔分:偶文韵语者谓之文,无韵单行者谓之笔。观魏晋六朝诸史各列传中,多以文笔并言;则当时所谓笔者,乃直朴无文之作也;或用之记事之文,或用之书札之文,体近于语,复与古人之语不同。梁元帝《金楼子》云:“至于不便为诗如阎纂,善为章奏如伯松,若此之流,泛谓之笔;吟咏风谣,流连哀思者谓之文。”^①

正是深受这种“文”、“笔”之异的影响,南朝梁时“笔记”已可指与诗赋等韵文对称的散文文体^②,如南朝梁刘勰在《文心雕龙·才略》中论建安时期作家时,说陈琳、阮瑀“以符檄擅声”,徐干“以赋论标美”,刘桢情高,应瑒学优,然后说:“路粹、杨修,颇怀笔记之工;丁仪、邯郸,亦含论述之美。”近代以降,一些专家学者进一步扩大范围,把一切信手拈来,随笔记录,不拘体例的杂记见闻、心得体会等统称为“笔记”。如刘叶秋:“笔记,是一种随笔记录的文体,包

^① 《国粹学报》第1卷第1期,1905年。

^② 此处的笔记、论述,是与诗赋等韵文对称的散文文体,与后来唐宋时期的笔记概念不同。可参阅《古籍整理出版情况简报》2003年第6期;傅璇琮:《谈古代笔记的整理研究——从〈全宋笔记〉谈起》。

括史料笔记、考据笔记和笔记小说。”^①冯尔康：“古代笔记是随笔记录当时见闻，阅读古今图书、文物心得，随笔撰写带有虚构性的人物故事。”^②《汉语大词典》（以下均简称《大词典》）称：“一种以随笔记录为主的著作体裁。内容大都为记见闻，辨名物，释古语，述史事，写情景。其异名则有随笔、笔谈、杂识、札记等。”1989年版《辞海》称：“泛指随笔记录、不拘体例的作品。其题材亦很广泛。有的著作可涉及政治、历史、经济、文化、自然科学、社会生活等诸多领域，但亦可专门记叙、论述某一个方面。”

这些界定大致概括出了笔记作为文体范畴所具有的记录原则的随意性与内容包含的广泛性两个基本特征。于此，似乎已经明确了“笔记”的概念，划定了它的范围，然而事实并非如此简单，因为在中国传统目录分类中，从来就不曾将笔记作为一个独立门类来单独处理。例如，宋以来的目录学家往往把宋代笔记主要划在子部小说类和杂家类，以及史部的传记类、地理类、伪史和杂史等类。在划归为子部小说类和杂家类的宋笔记中，各代书目不同：元以前的《郡斋读书志》、《直斋书录解题》、《遂初堂书目》、《宋史·艺文志》及《文献通考》诸家目录把宋代笔记主要划在子部小说类，划为杂家类的很少；而明代的《文渊阁书目》，划归在子部杂家类的宋笔记约占总数的65.8%；清代的《四库全书·总目》，划归在子部杂家类的宋笔记约占总数的49.6%，而划归为子部小说类的宋笔记，仅约占总数的38.1%。^③由于这些划分缺乏统一的、明确的、固定的标准，这必然导致在具体的分类上相互紊乱。例如，清官修《四库全书总目》将龚明之《中吴纪闻》、周去非《岭外代答》、周密

① 刘叶秋：《古典小说笔记论丛》，南开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183页。

② 冯尔康：《清史史科学》，沈阳出版社，2004年版，第307页。

③ 张辉：《散论宋笔记的几个问题》，载《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9年第3期，第87页。

《武林旧事》列为史部地理类；将《能改斋漫录》、《容斋随笔》、《野客丛书》等列为子部杂家类杂考；将《封氏闻见记》、《石林燕语》等列为子部杂家类杂说，而与《封氏闻见记》、《东坡志林》、《容斋随笔》体裁相同的《涑水记闻》、《东斋记事》、《唐语林》等却又被另列入子部小说家类。《四库全书总目》在《中吴纪闻》提要中曾明确提及，此书“仿范纯仁《东斋纪事》、苏轼《志林》之体”，而实际上此三书，却分属三类，即分列于史部载记类、子部杂家类、子部小说家类。直到如今，学术界对“笔记”概念的界定与范围的划分，既因传统时期小说概念的演变，又因现代小说概念的介入，而仍然存在混乱。例如台湾新兴书局在刊行《笔记小说大观》宋代部分时，将正史、杂史、诗话、传奇、志怪等收录在内。^①最近出版的《全宋笔记》所收录的范围又有所扩大，包括史部、子部、集部，数量达500余种。

基于学术界关于“笔记”文体范畴概念界定的模糊与分类的混乱，本书作为宋代笔记语词研究的专题之作，有必要给“笔记”作出一个明确的概念界定。根据笔者的研究，所谓的“笔记”应该具备如下特征。

1. 形式为散，互不连缀

一方面，要求“笔记”的创作必须采取“条列式”的创作方式，长短短短，记叙随宜。如《春渚纪闻》，共十卷，二百三十五条，八万七千余字；《中吴纪闻》共六卷，二百二十七条，七万九千余字；而詹价的《遗史纪闻》，不分卷，仅七条，二百六十九字。《儒林公议》卷下记范仲淹、欧阳修与反革新派论战一条，共二千六百七十七字；《庆元党禁》的第一条共一万三千五百零三字；而《江邻几杂志》上有一条：“契丹谓圭为曜辣”，仅七字。另一方面，要求在“条列式”创作

^① 《笔记小说大观》的宋代部分将诗话、传奇、志怪都包括在内，数量达到400余种，按照《四库总目》的分类，分散在正史类、编年类、别史类、杂史类、传记类总录之属、传记类杂录之属、载记类、时令类、地理类古迹之属、地理类游记之属、职官类、政书类军政之属、目录类金石之属、史评类、儒家类、兵家类、法家类、术数类、艺术类、杂家、杂书、小说、释家类、道家类、诗文评类等。

的基础之上还必须每条自成起讫,即条与条之间没有贯穿始终的主题。根据这一标准,各种专门著作皆当不在笔记之属。例如欧阳修的《归田录》与《六一诗话》虽然都是有关诗与诗人的话题,而且亦皆采取“条列式”的创作方式,前者卷一六十条,卷二五十五条,补遗两条,共计一百一十七条,后者二十八条,但《归田录》可以划为笔记之属,《六一诗话》却不能——因为《六一诗话》各条所论作家虽每有不同,但注重探讨诗学理论这一主题却贯穿全篇二十八条始终,似散实联。

2. 内容繁杂,涵盖广泛

内容繁杂,体式不拘,目有所见,耳有所闻,心有所感,则随手记录,皆可成为笔记。其内容举凡诸子百家、文学艺术、历史地理、天文历法、医药卫生、民情风俗、神话传说、人物传记、草木虫鱼等,几乎无所不包,无所不备。洪迈《琦觉寮杂记》序云:“上掉骚雅,旁一弋史传。证引竺干龙仅诸章,下及琐录稗说,左掇右制,悉为吾用。”明代李翰在《容斋随笔》序中说:“诗词文粉,历敬卜医,钩篆不进。”二人都指出了笔记内容广泛的特点。

3. 记录随意,体式不拘

笔记具有随意性的特点,往往是兴之所至,随心所欲,任意而为,随笔而记。许多笔记名为“漫录”、“漫笔”、“闲谈”、“偶谈”,正是此意。宋代王巩称其所作为《随手杂录》,充分表现出笔记随意性的特点。如王慤《野客丛书》自序云:“仆间以管见,随意而书,积数年间卷帙俱满旅寓高沙,始命笔吏,不暇詮次,总而录之为三十卷。”再如周去非《岭外代答》自序云:“耳目所治与得诸学士大夫之绪谈者,亦云广矣。盖尝随事笔记,得四百余条。”又罗大经《鹤林玉露》自序云:“余闲居无营日,与客清谈鹤林之下,或欣然会心,或慨然兴怀,辄命童子笔之,久而成编,目曰《鹤林玉露》。盖‘清谈玉露蕃’,杜少陵之句云耳。”又如李翰在《容斋随笔》序云:“积二十余年率皆成书,名曰‘随笔’,谦言顺笔录之云耳。加以续笔、三笔、四

笔,绝于五笔,莫非随之之意。”宋洪迈《容斋随笔》,其卷首自序谓:“予老去习懒,读书不多,意之所之,随即记录,因其后先,无复论次,故目之曰随笔。”这就是,笔记乃读书所得,见闻所及,随笔杂录,不分先后,文笔自由,不拘形式。

依据上述三条标准,我们选择比较常见的 110 余种宋代笔记作为研究宋代笔记词语的语料。它们主要来自以下几套丛书:①《宋元笔记小说大观》(上海古籍出版社);②《唐宋史料笔记丛刊》(中华书局);③《笔记小说大观》(广陵古籍刻印社)。

二、宋代笔记的创作与兴盛

公元 960 年,后周世宗柴荣病死,恭帝年幼,殿前都检点赵匡胤利用手中的兵权,乘机发动陈桥兵变,建立北宋王朝。此后二十余年的时间里,宋王朝先后平定了南方的后蜀、南唐和北方的北汉等割据政权,结束了唐末以来的分裂割据局面,基本上实现了中国的统一。鉴于中唐以来藩镇强盛、尾大不掉的历史教训,宋王朝决定采用崇文抑武的基本国策。《宋史·文苑传》称:“艺祖革命,首用文臣,而夺武臣之权,宋之尚文,端本乎此。”一方面,宋王朝大量重用文人为官,例如宋太祖执政时不仅主张“宰相必用读书人”^①,就是主兵的枢密使、理财的三司使,甚至州郡长官,也几乎皆由文人担任。至于太宗时,更是“广收天下之士,以文治之”,其具体措施即是增广廷试进士名额^②,于是有宋一代“武臣子孙,颇有习儒学者。吕蒙正曰‘国家褒待文士,爵禄非轻,故人人自劝’”^③。由此,社会上逐渐形成了一种崇文鄙武的观念与社会风气。《宋史·徐玠传》即记叙说:“世胄之彦,场屋之安士,田里之豪,一或即戎,即指为粗人,羞与为

① 毕沅:《续资治通鉴》卷四,乾德四年。

② 叶梦得:《避暑佳话》卷上。

③ 程俱:《麟台故事》卷三。

伍。”另一方面,宋王朝广揽人才包括十国降臣以充史馆,同时诏令天下大开献书之路,尽收诸国之书以充三馆。《宋稗类钞·君范》载:“太平兴国中,诸降王薨,其群臣或宣怨言。太宗尽收,置之馆阁,使修群书,如《册府元龟》、《文苑英华》、《太平御览》、《广记》之类,卷帙既浩博,并丰其廩膳贍给,以役其心。后多老死与文字之间云。”崇文抑武的基本国策的施行,一方面起到了稳固国内局势、促进社会长期安定的积极作用,另一方面也带来削弱国家根本、招致外敌入侵的消极后果。除此之外还有一个直接的作用,这便是有力地促进了宋代史学的极大发展,而史学的发展又直接促成了这一时期笔记创作的繁荣兴盛。^① 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笔记创作队伍日益壮大,作者由文士向俚儒野老扩展

以文人笔记作者而言,有人做过这样的统计:北宋四十种笔记作者中官员占三十人,进士和赐进士出身二十三人,《宋史》有传的二十五人。而南北宋之际的二十种笔记的作者中官员仅占十人,进士和赐进士出身六人,《宋史》有传的只有二人。^② 相较之下,北宋作家群体的整体构成无论在官员人数、进士人数,还是《宋史》有传人数方面都明显高于两宋之交。这种笔记创作群体身份构成的变化至少传达给我们这样一条信息:由以达官显宦、进士为主的北宋笔记创作群体逐渐向下层官员、下层文人转移。

2. 笔记形式多样,数量大增

许多人用“纪闻”、“记”、“记谈”、“笔谈”、“杂记”、“旧话”、“野语”、“笔志”、“夜话”、“记事”、“略志”、“志异”、“事略”、“遗事”、“谈录”、“谈苑”、“丛说”、“偶谈”、“余话”、“杂说”、“对问”、“常言”、“闲谈”、“别志”、“漫录”、“漫钞”、“漫笔”、“燕语”、“录”等作为笔记的名称,可以说笔记的创作达到了第一个高潮。

① 吴礼权:《中国笔记小说史》,商务印书馆,1993年版,第145页。

② 张晖:《宋代笔记研究》,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48页。

3. 笔记创作的内容日渐趋俗,题材更加广泛

北宋笔记多记军国大政、朝政得失、典章文物以及上层文人的贵族言行、思想和生活轶事等,如司马光之《涑水纪闻》杂录宋代旧事,起于宋太祖,讫于神宗,其中所记以国家大政为多,如卷一所记:

太祖既得天下,诛李筠、李重进,召赵普问曰:“天下自唐季以来,数十年间,帝王凡易十姓,兵革不息,苍生涂地,其故何也?吾欲息天下之兵,为国家建长久之计,其道何如?”普曰:“陛下之言及此,天地人神之福也。唐季以来,战斗不息,国家不安者,其故非他,节镇太重,君弱臣强而已矣。今所以治之,无他奇巧也,惟稍夺其权,制其钱谷,收其精兵,则天下自安矣。”语未毕,上曰:“卿勿复言,吾已喻矣。”顷之,上因晚朝,与故人石守信、王审琦等饮酒,酒酣,上屏左右谓曰:“我非尔曹之力不得至此,念尔之德无有穷已。然为天子亦大艰难,殊不若为节度使之乐,吾今终夕未尝敢安枕而卧也。”守信等皆曰:“何故?”上曰:“是不难知之,居此位者,谁不欲为之?”守信等皆惶恐起,顿首曰:“陛下何为出此言?今天命已定,谁敢复有异心?”上曰:“不然。汝曹虽无心,其如汝麾下之人欲富贵者何!一旦以黄袍加汝之身,汝虽欲不为,不可得也。”皆顿首涕泣曰:“臣等愚不及此,唯陛下哀怜,指示以可生之涂。”上曰:“人生如白驹之过隙,所谓好富贵者,不过欲多积金银,厚自娱乐,使子孙无贫乏耳。汝曹何不释去兵权,择便好田宅市之,为子孙立永久之业;多置歌儿舞女,日饮酒相欢,以终其天年。君臣之间,两无猜嫌,上下相安,不亦善乎!”皆再拜谢曰:“陛下念臣及此,所谓生死而肉骨也。”明日,皆称疾,请解军权。始平公云。

两宋之间的笔记则多记民族矛盾和斗争,金兵的烧杀抢掠的暴行等,如《独醒杂志·卷七》“刘锜大败金师”条:

绍兴九年(1139),金人归河南之地,欲讲和罢兵,朝廷许之。明年春,蓝公佐使金回,和议颇变。朝廷遂命骑帅刘锜信叔为东京副留守,节制军马。锜至顺昌,方与郡守陈规相见,忽报金师入寇,

已抵泰和县。警书还至。会诸将议曰：“吾军方自远来，曾未苏息，而敌人压境，策将安出？”诸将或欲迎战，或欲固守，或欲顺流而下。锜伏兵于城下以待，有余骑渡颍河而来，伏兵起袭之，无一还者。翌日，敌将韩、翟两将军兵至，去城三十余里而寨。夜遣人袭击。明旦，复与战，败之，杀伤千余人。敌复增兵来援，直逼城下。于城上以破敌弓射中敌将，敌稍退。乃以步兵邀击，复大败之。敌归寨固守，复出精骑五百夜劫敌寨，乘胜直至中军，杀其酋长，死者不可胜数。敌自此一夕尝四五惊。时方六月盛暑，皆被甲不敢下马，得间谍，谓求援于兀术甚急。或劝曰：“今已屡胜，不如全师而归。”不听。兀术果自将至，遣数骑直来索战，谓城上人曰：“你只活得一个日头。”战既合，兀术自将牙兵三千往来策应。锜出军五千接战，自西而南，转战四门，往来驰逐，自辰至戌，金师大败，退走，归不出。声言造炮架桥，必欲破城。越三日，兀术乃引军北归。

南宋笔记则多记日常生活琐事，文人贵族、皇帝宫廷的享乐，下层人民的生活、思想以及普通的社会风貌等，如《东京梦华录·卷三·天晓诸人人入市》“诸色杂卖”条：

若养马，则有两人日供切草；养犬则供饧糟；养猫则供猫食并小鱼。其錡路、钉饺、箍桶、修整动使、掌鞋、刷腰带、修幞头帽子、补角冠。日供打香印者，则管定辅席人家膏额，时节即印施佛像等。其供人家打水者，各有地分坊巷，及有使漆、打钗环、荷大斧斫柴、换扇子柄、供香饼子、炭团，夏月则有洗毡淘井者，举意皆在目前。或军营放停，乐人动鼓乐于空闲，就坊巷引小儿妇女观看，散糖果子之类，谓之“卖梅子”，又谓之“把街”。每日如宅舍宫院前，则有就门卖羊肉、头肚、腰子、白肠、鹌兔鱼虾、退毛鸡鸭、蛤蜊、螃蟹、杂爌、香药果子，博卖冠梳领抹、头面衣着、动使铜铁器、衣箱、磁器之类。亦有扑上件物事者，谓之“勘宅”。其后街或闲空处团转盖屋，向背聚居，谓之“院子”，皆小民居止，每日卖蒸梨枣、黄糕麋、宿蒸饼、发牙豆之类。每遇春时，宫中差人夫监淘在城渠，别开

坑盛淘出者泥，谓之“泥盆”，候官差人来检视了方盖覆。夜间出入，月黑宜照管也。

北宋笔记由军国大事、典章制度向家庭琐事、日常起居日趋转化标志着这些著作内容的日渐趋俗与题材的更加广泛。

三、宋代笔记语料的特点

语言的历史研究，最主要的是语料的选择，对此，汪维辉先生提出四条标准：“一是反映口语的程度；二是文本的可靠，包括时代和作者是否明确，所依据的版本是否最接近原貌；三是反映社会生活的深广度；四是文本是否就有一定的篇幅。”^①宋代笔记作为词语研究的素材，大体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点。

1. 保存了大量新词新义

宋代，由于都市的繁荣，商业和百工技艺都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北宋的都城东京、南宋的都城临安作为当时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更是呈现出一派繁荣景象。例如孟元老在《东京梦华录》中追述北宋都城东京的城池、河道、宫阙、衙署、寺观、桥巷、瓦市、勾栏，以及朝廷典礼、岁时节令、风土习俗、物产时好、诸街夜市等反映当时官、私手工业作坊、商业、文化、交通的发达情况和社会风貌时就有关于“夜市”的详细记载：

出朱雀门，直至龙津桥。自州桥南去，当街水饭、爇肉、干脯。王楼前獾儿、野狐、肉脯、鸡。梅家鹿家鹅鸭鸡兔肚肺鳝鱼包子、鸡皮、腰肾、鸡碎，每个不过十五文。曹家从食。至朱雀门，旋煎羊、白肠、鲊脯、黎冻鱼头、姜豉类子、抹脏、红丝、批切羊头、辣脚子、姜辣萝卜。夏月麻腐鸡皮、麻饮细粉、素签纱糖、冰雪冷元子、水晶皂儿、生淹水木瓜、药木瓜、鸡头穰沙糖、绿豆，甘草冰雪凉水、荔枝膏、广

^① 汪维辉：《周氏冥通记词汇研究》，载《中古近代汉语研究》第1辑，上海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